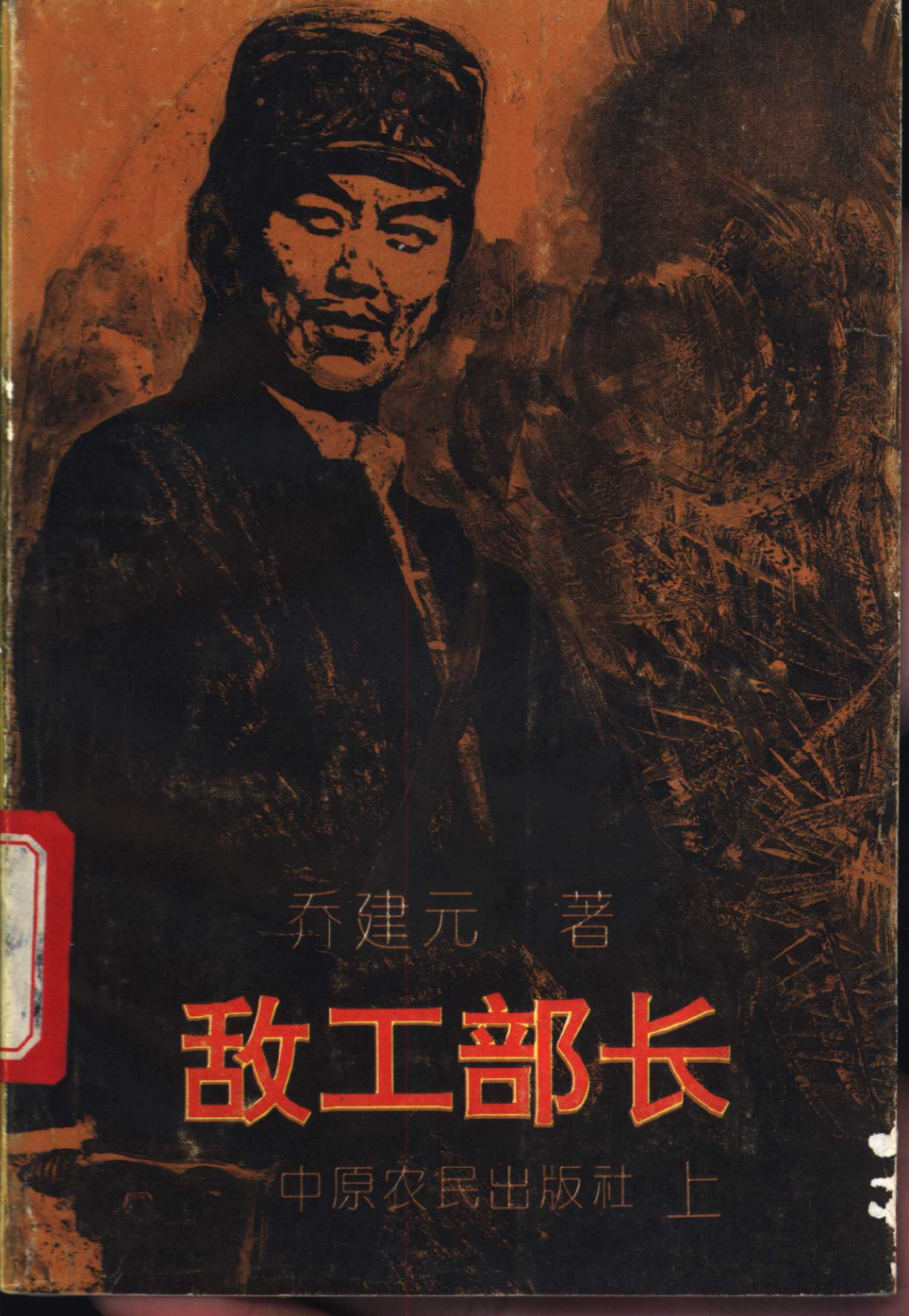




乔建元 著

敌工部长

中原农民出版社 上

敌工部长

乔建元 著

上

I247.52

539

中原农民出版社

敌工部长

乔建元 著

下

I247.52
539

中原农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 07 号

敌 工 部 长
(上下)

乔建元

责任编辑 李明性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安阳市印刷厂印制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8.75 印张 374 千字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7-80538-353-7/I·149

定 价：9.0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以山东泰山地区抗日军民英勇反击日寇的壮举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新作。

1941年夏天，日寇对泰山县的抗日军民进行了一场极为惨酷的围剿。县委书记壮烈牺牲，大批干部被捕。在这一危急关头，地委敌工部长崔玉明带领武工队深入此地，泰山顶上出奇制胜，智杀汉奸“镇街虎”，巧歼夜袭队，建立了新县委，很快打开了局面。接着，利用正确的策略，发展两面政权，内线外线结合，入虎穴，设埋伏，斗匪首，惩叛徒，拔钉子，炸岗楼，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不断壮大抗日力量，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展开了一系列激烈，惊险，有声有色的斗争。

小说重点塑造了地委敌工部长崔玉明和县委敌工部长仲明两位具有鲜明个性的英雄形象。小说以浓墨重彩，生动描绘了抗日军民的鱼水亲情。由于作者亲身经历了这场斗争，无论写情写景，写杀敌的各种场面，都让人如临其境，历历在目，感情随之而变化，激动不已。通篇布局颇具匠心，首尾呼应，环环相扣，有较强的可读性和艺术感染力。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崔玉明临危受命	(9)
第二章 泰山顶出奇制胜	(17)
第三章 龟田被迫放群众	(26)
第四章 土楼子惨案激起的愤怒	(32)
第五章 新县委开始行动	(39)
第六章 怒杀镇街虎	(46)
第七章 遇到了夜袭队	(51)
第八章 勇夺夜间主动权	(61)
第九章 仲明巧遇小梅	(72)
第十章 打开东进的道路	(81)
第十一章 相遇在战场	(88)
第十二章 智取桑树坪	(94)
第十三章 将计就计	(100)
第十四章 里红外白的两面区长	(114)
第十五章 引蛇出洞	(130)
第十六章 巧计救雪梅	(141)
第十七章 特务队的报复	(155)

第十八章	无声的歼灭战.....	(170)
第十九章	生死都同人民在一起.....	(181)
第二十章	军民携手抗强敌.....	(193)
第二十一章	情深似海.....	(209)
第二十二章	虎穴救亲人.....	(223)
第二十三章	唱大戏调出匪首.....	(238)
第二十四章	追残敌巧遇秀梅.....	(247)
第二十五章	难忘鱼水情.....	(261)
第二十六章	风雨同舟人.....	(277)
第二十七章	飞夺帽儿岗.....	(396)
第二十八章	岗顶鏖战急.....	(306)
第二十九章	艰难的时刻.....	(314)
第三十章	审判审判者.....	(325)
第三十一章	凤凰岭连除二害.....	(336)
第三十二章	崔玉明设计救仲明.....	(348)
第三十三章	烧 桥.....	(356)
第三十四章	一个神秘人物.....	(365)
第三十五章	生当作人杰.....	(374)
第三十六章	内 线.....	(383)
第三十七章	混水摸鱼.....	(397)
第三十八章	“该醒过来了!”.....	(410)
第三十九章	他们已经没有明天.....	(424)
第四十章	春妮一家.....	(439)
第四十一章	“钉子”这样拔掉了.....	(451)
第四十二章	“宝子长大了!”.....	(461)
第四十三章	陈涛进了陈仓团.....	(467)

第四十四章	借力打力.....	(475)
第四十五章	如愿以偿.....	(483)
第四十六章	吴铁锤初识仲明.....	(496)
第四十七章	宴无好宴.....	(505)
第四十八章	偷鸡不着蚀把米.....	(520)
第四十九章	战夏镇老崔设疑兵.....	(525)
第五十章	炸敌楼内线显身手.....	(540)
第五十一章	歼顽敌夏镇得解放.....	(550)
第五十二章	敌进我进.....	(557)
第五十三章	伪军身上做文章.....	(565)
第五十四章	打在了敌人的疼处.....	(579)
第五十五章	玉皇顶上迎黎明.....	(589)

引 子

泰山傲然屹立在我国东方，就象东天一柱。

泰山地区的人民，有着泰山一样不屈的性格。在日寇侵入这一地区后，他们奋起抗战，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

1941年，日寇对这个地区的抗日军民，进行了最疯狂的屠杀，抗日斗争进入了最艰苦的年代。

那年日寇在其侵华总司令亲自指挥下扫荡沂蒙山区时，他的西路大军因津浦铁路遭到泰山县抗日军民的破袭而受阻，西路指挥官龟田恨的咬牙切齿，发誓要荡平泰山县的抗日军民。当沂蒙扫荡徒劳而返之后，龟田就立即准备实施他这一狠毒的计划。

龟田是日军的中将师团司令官，他的师团司令部就驻在泰安。这泰山地区就在他的防区内，这个地区的日伪军统归他指挥。龟田的师团是日军中的精锐部队，再加上这个地区的大量伪军，如果单从军事上说，可说是占尽了优势。尽管如此，他並沒有马上动手。因为他知道，这泰山县的抗日军民是不易对付的。他从占领泰安后，每年对这里都进行扫荡，可是不仅没有荡平这里的共产党人，他们反而发展了，根据地也比以前巩固了。这情况使他大伤脑筋。

他认真研究了泰山县的局势，认真思考了这几年的功过得失，他认为共产党真正把人民发动起来了，而这泰山县共产党的领导人崔玉明，在人民中有崇高的威信，他既有国内战争的经验，又有抗日斗争的经验，过去的反扫荡都是他领导的，好在他已经调走了。可现在的县委书记周超也不弱呀，象津浦铁路上的长岭山峡那样严密防守的地方，他们也神不知鬼不觉的进去了，就因为他们炸毁了长岭山峡，才使他的西路大军受阻，没有全部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受到了驻华总司令的斥责。现在是在他们自己的根据地里，要消灭他们谈何容易！他想到过去吃过的好多亏，他想到象长岭山峡这样严密防守的地方为什么还会失手，他现在虽然拥有绝对优势兵力，有了彻底荡平泰山县抗日军民的机会，他还是一喜一忧。

他想来想去，认为问题在于没有做到知己知彼。于是，他命人找来毛泽东的著作，找来共产党的有关材料，找来共产党的报刊，还找来几个“中国通”，几个“地头蛇”，就认真研究起来，一连几天，足不出户，真是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

这天，参谋长犬养健来请示龟田什么时候出动扫荡？龟田很有兴致地看着他这年青的充满朝气的参谋长，却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你的说，过去的扫荡为什么总是达不到目的？为什么总是劳而无功？”

“共军采用游击战术，有利就打，不利就走，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使用这种战术，是很难对付的。我们还未找到对付游击战术的真正有效的办法。”犬养健稍加思索以后说。

“嗯，还有呢？”

“还有……”犬养健笑笑，一时却不知该怎样回答。

“你读过毛泽东的著作吗？”

“读过，但读的不多。”

“噢，要读，要尽量多读，那是很有意思、很有味道和很有帮助的。中国出过很多军事家，毛泽东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个，游击战术就是他在战术方面的一个创造。他所讲的战略战术，是很值得研究的。在中国和共军作战，不读毛泽东著作，不研究他提出来的战略战术，那怎么行呢？中国的军事家有句名言，叫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过去就吃亏在不了解我们的对手，我们仗着我们的军事优势，认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对国民党军队作战的确是这样的，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这样作战就不行了。我们在中国打了几年仗，我们只知道怎么对付国民党军队，对中国共产党，对共党共军采取的战略战术，对被赤化了的人民，我们还都了解的太少。而他们才是我们的真正对手。我们过去没有做到知己知彼，我们尽管有着很大的军事优势，我们的军事行动还是无法达到目的。”

犬养健若有所思：“共军和国民党军的战略战术果然不同，只要我们认真研究共军的战略战术，是能找出对付共军游击战的办法的。”

“嗯，这是一个方面，这我们当然尽力去做。但这只是一个方面，而且还不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龟田看着他的参谋长，略略沉思以后说。

“那么，最主要的方面是什么呢？”

“人心，人心在他们一边。他们有利的时候，就集中起来打你的薄弱环节，成为一支可怕的力量；他们在不利的时候

候，就化整为零，潜入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人民掩护他们，他们也穿上老百姓的衣裳，你怎能分出那是共军，那是老百姓？没有人民的帮助，游击队就无所作为，不但吃住困难，一旦遇到我们的扫荡，游击队就没有藏身之处。我们的‘三光’政策是对付那些完全赤化了的少数地区的，中国这么多人，你能把中国人都杀光吗？”

“那又怎么办呢？”

“对共党共军必须坚决消灭，对人民则应尽力争取。不能得到人民，就是我们完全占领中国，那也是不稳固的。特别是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将陷入常年战争之中。

“要争取人民，就要使人民了解，共产主义来自欧洲，来自苏俄，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连国民党政府都反对共产主义嘛！要使人民知道，大日本皇帝就是来帮助中国人民抵制共产主义的。一些反共的中国军队已经同我们合作了，以汪精卫为名的中国政府也是同我们合作的。日本和中国将共存共荣，日本要帮助中国富强起来，大日本皇军是中国人民的大大的朋友。”

犬养健摇摇头说：“大多数中国人是不会相信的。”

龟田看了一眼他那年青的参谋长，颇为自信的说：“中国人会相信的。汪精卫信了，那么多的国民党人、国民党军队相信了，老百姓为什么不能相信呢？你看到中国妇女裹的那些小脚吗？裹小脚本来是很痛苦的，要把脚上的趾头折断，可是久而久之，人民还是接受了，到现在还有很多妇女不愿放脚呢！我们有枪杆子，首先要压服，对敢于反抗者要坚决镇压，只有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才能施点仁政，再配合宣传我们这套道理，中国人终会屈服的。只有人民失掉了信心，

不再跟共产党走了，或者共产党犯了错误，脱离了人民，到了这一天，也只有到这一天，我们才能真正消灭共产党。”

“现在怎么办？”

“分割蚕食，缩小共军地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共军力量。”

“人民如果掩护共军？”

“与共军一起消灭！”

“是！”犬养健退下。

在犬养健的指挥下，日伪军在我泰山县根据地周围修筑了一批据点，据点与据点之间修通了公路，又建立了伪区、乡、村政权，统治据点周围地区。这样分割蚕食，一层一层的向我根据地推进。我根据地缩小了，机关部队都撤入我根据地的中心地带。

龟田站在地图前，聚精会神的审视着地图上所标出的形势，嘴角微微带出一丝微笑。犬养健见龟田的情绪很好，当即说道：“可以集中力量给共产党一击了。”

龟田摇摇头说：“还不到时候。”

他又审视了一阵子，回头向犬养健说：“命令各据点驻军向共区开展活动，要自己解决自己的粮饷问题。但活动的范围不宜太远，以五、六公里为限。一个月后把情况向我汇报。在此期间要多派出一些谍报人员，一定要查清共党共军常驻那些地方。”

犬养健按照龟田的指示作了布署。然后命人把皇协军师长桑天良找来，把侦察共区情况的任务交给他。桑天良恭恭敬敬地说道：“是！是！一定按参谋长的吩咐去办。”

犬养健当然也不全靠桑天良，他也派出了他自己的谍报

大员。

一个月过去了，犬养健向龟田报告：“这一个月中，各据点向共区出动达六十五次，收缴了大批粮食财物，解决了粮饷问题。还抓获了青壮年三百五十八人，抓了一批青年妇女充当慰安妇。现在共党机关部队退入金钢顶一带……”

“共党机关部队在金钢顶一带的消息可靠吗？”

犬养健说：“可靠。这一情况是我们的谍报人员提供的，同时得到了桑天良的谍报人员和国民党部队向我们提供的情报的证实。”

“位于金钢顶西面的那支国民党部队的近况如何？”

“我们已达成协议，他不仅可以配合我们行动，他还向我们提供共军活动的情报。在我向共区分割蚕食的时候，他们也占领了共区的一部分村镇，还逮捕了共区不少人员。”

龟田对此表示满意，他说：“好，要很好的利用他们，要使他们逐步完全归服我们。”

龟田稍为停顿一下，胸有成竹的说：“现在到了聚歼共党机关部队的时候了。我们这一个月里向共区频繁出击，但仅在五、六公里范围内，这就造成他们一个错觉，认为他们的后方是安全的。我们从前边来，他们就向后面跑，如果我们从四面八方同时出动，他们都向后跑，那就都跑到了金钢顶地区，我们迅速在金钢顶地区进行合围，当他们发觉时，已落入我们的网内了。为达此目的，一开始就要造成巨大的声势，就象为渊驱鱼一样，把他们驱入我们的网内。国民党军那面我们可以少派些部队，要他们配合行动，要是从他们那里跑了共产党人，就拿他们是问。”

犬养健此时才完全领会龟田司令官的意图，不由得从

内心里大为叹服。他说：“这支国民党部队就怕遭到我们的围歼，他是不敢违反我们的意志的。再说他们在限制和消灭共产党人方面和我们是一致的，国民党给他们的有密令。我们向他打招呼时再说的严厉一些，他们是不敢不积极配合的。”

龟田说：“这次一定要考虑周到，消灭泰山区共产党的力量在此一举，现在就把部队调到出发地点。三日晨四时各据点同时出动，实行铁壁合围，不得有误！”

“是！”犬养健颇为兴奋的说。

三日晨四时，龟田亲率大军出动，泰山县周围各据点的日伪军也同时出动，他们象扇面一样展开，从四面八方金钢顶地区推进，果然声势浩大。我抗日军民虽已经过多次扫荡，还从未看到过这么众多的敌人，而且以如此声势涌来，干部群众都有些惊慌失措，他们向后跑，向根据地中心跑，从四面八方都涌向金钢顶地区……



第一章

崔玉明临危受命

狂风骤起，大雨如注。

仲明见天色已明，他开门望天，风雨迎面扑来。他迎着风雨，仰视着这雷电交加的天空，此时的心情，就象这天气这么激荡。他接到从泰山县传来的消息后，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入睡了。敌人动用了一万多日伪军（还未算配合他们行动的几千国民党部队）反复合围和拉网扫荡，对干部群众又捕又杀，完全成了一个恐怖世界。那么多的战友牺牲，那么多的群众遭难，女友也毫无消息，他震惊、哀伤、忧心、愤怒，他哪能睡得着，恨不得立刻飞到泰山县去。这两天他正通过各种渠道，获得泰山县方面的情报。他特别注意从敌工部门来的内线消息和敌伪报纸上反映的情况，敌人正大肆宣传他们在泰山县的胜利。他不时翻阅一下各种情报和敌伪报纸，他想平静地做一番思考。他一向心细，做事干练，可此时他的心被搅乱了。他无法完全平静下来。他参加抗日战争以来，还从未遇到如此严重的情况。他希望崔部长尽快回来。崔部长去省里参加敌工工作会议已经一个多月。他计算着开会和来回行程的时间，他不觉自言自语地说：“该回来了，怎么